

魏 市

□魏 巍

每次说到家乡，我都情不自禁地充满了自豪感。重庆虽然也是市，但我的家乡也离市不远。从来只有市辖县，但我的家乡不一样，它是县辖市。酉阳自治县下辖三个市，涂市、丁市、魏市，我的家乡就在魏市，三大市里唯一是行政村的地方。据二哥说，之前他去广州打工，遇到二嫂，二嫂问他哪儿人， he说是酉阳魏市人，二嫂一听是市里人，屁颠屁颠地跟着二哥回到老家，结果到了山上哭了好几年，说二哥是个骗子。

客观来说，魏市的变化很大。但很多变化并非用是非好坏就可以概而言之的。

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四十年来，这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，终于从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困环境中活出来了。从我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，活着就是胜利。

魏市原叫魏家坝，可以说是咱老魏家的基业。魏市坐落在一条狭小的山沟里，小时候，小河里四季都有河水流过，夏天的时候去大炮游泳、钓鱼，同样发源于龙头山的另一条小河从搞溪沟（我也不知道搞字是不是这样写，反正从小就只闻其名不见其字）流出来，在魏市下场口与从宜居沟、大炮流出来的小河汇聚，在猪圈门又汇集同样从龙头山发源，流经大溪、桥堡的小河，一起流往内口的匿洞(我们一直叫那个地方为觅洞，现在想来，可能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藏匿的意

思)。这三条小河里都是可以抓鱼游泳的，那个时候带给我无穷的乐趣。虽然不会游泳，但夏天的时候可以将缝补用的针，用火烧一会，然后掰弯做成鱼钩，或者悄悄买一盒大头针，直接掰弯，套上线，在地里挖几条蚯蚓，往鱼钩上套一小截，随便往一个小水塘里一扔，就可以钓起来拇指大小的千年鱼。我们将之称为“千年鱼”，是因为河里的鱼都不大，能够钓上大拇指那么大的鱼就已经很惊喜了。这种鱼很可能是从龙头山上暗河里游过来的，鱼很小，洗净在油锅里一炸，蘸点盐，简直美味。河里还有石蛙，我们称为剪板（音）的东西，做出来都是很好吃的。可惜现在几条河流均已断流，鱼虾绝迹。

小时候，魏市小学在魏市的中间位置，有六个年级六个班，每班都有三四十人，到了六年级，不在魏市街上住的小朋友就在教室后面的屋檐下，用土垒个小灶，自带粮食蔬菜柴禾，下午放学后自己生火做饭，家里有田的就吃大米饭，家在高山上的就吃苞谷饭，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，肉是很难吃到的，最好的就是多放点猪油。晚上就在教室的楼板上，放一床烂棉絮或者稻谷草当垫子，人挤人睡在一起，反正大家都是如此，也不觉得清苦。现在想想，要么共同贫困，要么共同富裕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礼崩乐坏。到现在，据说整个

小学的学生都没有我们那时候一个班的人数多，四年级以后就干脆不招学生了，统一到天馆读书。想想那时候，这个小学不仅是魏市的小学，也是宜居沟、大溪、丁木等周边地区的小学，而今弄到如此光景，也是让人唏嘘。

我的家在山上，名叫魏家山，虽然是以咱老魏家命名的，但山上也有一户冉姓人家，10 年前又搬回了魏市街上。山上人口鼎盛的时候有 70 余人，到如今，常住人口不到 20 人，外出务工的，搬走的，逝世的，逐年减少，只剩妇女、儿童、老人留守在家。每每念及此事，总让人感慨良多。乡村振兴，如果留不住人，靠谁去振兴?而如何留住人，这又是另一个深奥的问题！

小时候下山上山全靠“11”路，爬坡上坎。下山全靠脚刹，上山全靠手爬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打架是在所难免的，碉堡那一块，常年寸草不生，都是我们摸爬滚打的杰作，路上掏鸟窝，抓蛇，摸螃蟹，打“豆腐干”，扇“三角板”，一路玩到天黑方才到家，为此没少挨打。有一天，我一个同班的堂兄，被他父亲发现了他的“豆腐干”，正在接受教育，结果我父亲正好在场，估计是我父亲在旁边扇了阴风点了鬼火，结果我那堂兄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我，说我的“豆腐干”比他的多多了。结果父亲回家后马上让我拿出来，我只好将满满一大箱子的“豆腐干”如数上缴，一

个个拆开，放到猪圈里做了一年的手纸。

山上发展很慢，直到 2018 年才通了公路。为了让爸爸妈妈轻松一点，便将房屋周围近 20 亩地全部种上桃树，退耕还林，实在也是无奈之举。到现在，赏花尚可，桃子是一个也没吃到。

虽然山上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大雪封山的情景，但冬天依然很冷，想想夏天还是很凉爽，晚上还需要盖被子的份上，也就原谅了冬天的寒冷。孩子每到冬天就想看雪，我便每年都说寒假回山上去看，顺便带她抓鸟，可孩子都 6 岁了，依然没有见到一次大雪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。

在农村，可能每家每户现在都有自己的“高楼大厦”，外表看着热热闹闹，但真的走进去会发现，很多人家都是空无一人，或者只有老人、小孩守着诺大一幢房子，孤独地生活着。或许，当我们老了，哪怕生活在城市里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变化也是很大的。

撤乡并村以后，魏市村的面积大范围扩大，魏家山也由原来的魏市村 4 组变成了魏市的“二环”，光荣地加入了 1 组的行列，对于一个从小在村里长大的山民，突然有了河鱼入大海的感觉。然而，要说到家乡知识，仍然只是鼠目寸光，到如今也只了解上山种地，下山赶场，而认知范围，也只局限于此前的老 4 组而已。



春到菖蒲

黎年冰摄

第 1028 期

学校种植园

(组诗)

□陈国华

◎四季豆

可春种也可秋种
大名就来自于此
一生,无所畏惧
给一个依附,我就能向上爬

果,垂挂在葱茏的叶下
一串串,震撼人们的心
给初夏、初秋平添气息

食用,一定要把我煮熟
否则,也有不好惹的一面

◎葱

命耐寒,顽强
一年里都在生长
郁郁葱葱

弄个半生不熟时
在你的嘴里,可奏出美丽华章

虽然不是那根葱
却能调动你的味蕾

品出不一样的美味

◎大蒜

种子在根里
沾上湿土就能发芽
百病不入
天生有不怕事的胆

嚼在嘴里,生吃
不要怪我不厚道
如果不信
你可以试试

去掉肉的腥味
成就佳肴

◎土豆

分切,种薯块带上芽眼
在湿漉漉的沟壑安居
与大地相依
与漆黑为伴
用平凡的岁月
换金灿灿的光

圆圆的体型
虽有不同的叫法
却有相同的美味
走遍大江南北

◎豌豆

种,在土中沉寂
露出地面的小叶,吸收阳光
叶绿素就发挥了作用
叶腋呈总状花序,开出白色和紫色

豌豆在豌豆荚里是和谐的兄弟
挤在一起,却挤出幸福
富含铜、铬元素的豌豆
有助于骨骼和脑的发育

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
等到数九寒天
围坐在四方桌边
煮酒,畅饮

◎辣椒

椒树不大,不受青睐

小白花里少被赞许
尝尽心酸
把憋屈留在肚里
绿叶下
结出长长的果儿
晚年却红装斗艳
给人留下
刚直火爆的印象

却是华中地区人的最爱

◎西红柿

与柿子比拼
我有名,有号
而柿子没有
它挂在高高的树上
我长在低矮的藤上

都有一张圆圆的脸
涨红脸时
柿子满满的甜
我的内心十分酸楚

酉阳笔记

(组诗)

□王世清

◎黑水·蟹

一只大闸蟹背井离乡
总是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

从东营到酉阳
从初春到深秋

一千七百公里距离
三百六十多个日夜,稍纵即逝

曾经的横行与霸道
铺满金色的稻田,乡村皆成美景

小河的河不小,黑水的水不黑
小精灵一蜕壳,整个山村就闪亮了

◎宜居·茶

取一杯董河的水,摘两枚宜居的芽
春天,一座山的精华,就是一杯双池茶

千年川盐古道,马帮茶、石头与盐结伴西行
从“丝绸之路”到“一带一路”弹指一挥间

紫砂壶,大盖碗,土茶罐
宜居毛尖开口清唱,美丽乡村王者归来

◎龚滩·情

进入龚滩古镇,乌江拒绝流淌,小镇告别离伤
心上的人儿,我要为你编织善意的谎言,惊世的霓裳

一只水鸟掠过江面,多像我第一次驾着小船
在你面前语无伦次,层层涟漪

我愿意用最珍贵的江鲜作为聘礼,来迎娶
一朵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”的桃花,永开不败

我承认,这一切的一切早有预谋
我所有的攻城略地,皆因你而起

◎蓝莓园·雨

整片整片的蓝莓在闪电中惊醒
乌央央的黑眼珠露出惶恐

暴雨雨扑了过来
小精灵们抱在一起压惊,取暖

最边上的那一棵慢了半拍
瞬间被天空坠下的云朵压成重伤

我们沿着园中小路,肆意采摘
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

◎霞峰寺·音

清晨路过霞峰寺的时候
朝阳正躲在山门的后面
静待诵经的人
敲响晨钟暮鼓
演绎人生经卷上的
开端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局

听闻香客远来
诵经人推开寺门
用仙风道骨般的竹枝
将前院、内堂和香案上的
尘埃与世俗,清扫一遍
又清扫了一遍

烟霞袅袅,一群白鸽飞来
像一朵朵洁白的雪莲花
盛开在朱红色的山墙上
它们“咕咕、咕咕”的叫声
如同大雄宝殿里的
喃喃梵音,永不沉沦

◎桃花源·夏

清晨,阳光击碎东山的云朵,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痛
洒水车向尘埃发起第一轮冲锋,在马路中间火拼

正午,行道树收留一只柴犬,一边涎水,一边吠我
我猜测或许是我手中的烤鸭激怒了它

傍晚,桃花源广场花裙子开始流动,鸣蝉大闹林间
公交车、出租车和早出晚归的人熙来攘往,互不干扰

酉城河在春风中醒来

□吴异成

沿着裸露的石头寻找酉城河
早已失去了流水的欢愉
一场春雨,淋湿灯火照出的宁静
迎春花在岸边返青
几声鸟鸣在柳树上发芽,它们和
返城出城的人一样眺望着远方
心思一样缜密,思考着秋后的账簿
也会想起桃花源里的落英,鸡鸣犬吠
想起爹娘在灶膛前烧熟的土豆
也许,没有也许
就像酉城河在春风中醒来
把潺潺的水声托付给了石头
却领着子孙
前赴后继地奔向大海